

学问人生 大家风范

——丁声树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



xuewenrensheng dajiafengfan



商务印书馆

学问人生 大家风范

——丁声树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丁声树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编辑组 编

商 务 印 书 馆

2009 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学问人生 大家风范:丁声树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丁声树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编辑组编.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ISBN 978-7-100-06771-3

I. 学… II. 中… III. 丁声树(1909~1989)—纪念文集 IV. K825.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72124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XUÉWÈN RÉNSHÈNG DÀJIÀ FÈNGFÀN

学问人生 大家风范

——丁声树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丁声树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编辑组 编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06771-3

2009 年 10 月第 1 版

开本 880 × 1230 1/32

2009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18% 插页 8

定价:41.00 元

目 录

丁声树同志的学风(代序)	吕叔湘	1
怀念丁声树同志	季羨林	4
怀念丁声树先生	周祖谟	6
志节高尚,学术精深	刘大年	8
怀念同学兼畏友丁声树二三事	吴宗济	10
缅怀丁声树学长	胡厚宣	13
丁声树先生	李 荣	16
缅怀丁声树先生	朱德熙	30
丁声树同志的治学精神	杨伯峻	33
丁先生是大学者	徐世荣	38
纪念丁声树先生	周一良	41
深切缅怀丁声树先生	石明远	45
一生严谨圣洁 风范长留青史——怀念丁声树先生 ...	严学窘	50
杰出的学术成就,高尚的道德风范——丁声树先生学术 活动追思会侧记	韩敬体 整理	54
七律——梧梓学兄百年诞辰纪念	吴宗济	61

临江仙——纪念丁声树先生百年冥诞	李锡胤 62
纪念丁先生百年诞辰	贺 巍 63
丁先生百年诞辰祭	贺 巍 64
怀念梧梓业师	莫 衡 65
雄狮礼赞——纪念丁声树先生	舒宝璋 67
跟丁声树先生在昌黎调查方言	熊正辉 68
怀念丁声树先生——为纪念丁先生百年诞辰而作 ...	贺 巍 73
一腔情怀念师恩	张振兴 83
一代语言学巨人——怀念丁声树先生	金有景 95
怀念恩师丁声树先生——先生事例杂记	张盛裕 131
丁声树先生对“弗”“曷”的考论揭示另一型合音.....	郑张尚芳 139
铭记丁先生的教诲	黄雪贞 146
丁先生是有远见的好领导人	刘庆隆 150
忆丁先生	单耀海 154
细针密缕惠人间——缅怀丁梧梓先生	舒宝璋 158
献身于词典事业的丁声树	闵家骥 172
青年人的良师益友——怀念丁声树先生	韩敬体 182
平凡的故事,非凡的境界——丁声树先生为人和治学 往事琐记	韩敬体 200
丁声树先生二三事	晁继周 226
缅怀丁声树先生——浅谈丁声树先生治学态度对 后学的影响	刘洁修 228

丁先生教我编词典	李志江 238
品格学问俱佳的“丁圣人”——追怀丁声树先生	陈章太 257
一位品格高尚、学问精深的杰出语言学家	
——哀悼丁声树先生	陈章太 268
记忆深处的丁声树先生	侯精一 274
润物细无声——先师丁夫子梧梓百岁冥寿纪念	陈治文 291
回忆丁先生的教导	张惠英 300
仰之弥高,风范永存——纪念丁声树先生百年诞辰 ...	蔡文兰 312
永远的偶像与丰碑	董 琨 317
一位极有学问、十分谦虚的大学者	伍铁平 327
著名的语言学家丁声树	何乐士 336
丁声树先生百年诞辰之际的点滴回忆	李瑞岚 356
德高望重的语言大师——纪念丁声树同志	成立中 360
大家风范 不耻下问——丁声树先生教我认识了一个	
家乡字	王广义 362
聆听丁声树先生教诲二三事	蔡富有 365
忆丁声树先生三件事	伍均仁 373
小事当中见品格——忆丁声树先生几件小事	陈嘉猷 377
缅怀博学敦厚的丁声树先生	胡明扬 381
难忘丁声树先生的一件事	唐作藩 385
《古今字音对照手册》学习札记三则	曹先擢 387

回忆丁声树老师	钱曾怡 392
一位平凡而伟大的语言学家——怀念丁声树老师 ...	李行健 401
音韵与方言结合的光辉典范——自《汉语音韵讲义》	
缅怀丁声树先生	李如龙 409
呕心沥血作词书	张万起 416
“接受‘丁学’”、“‘溱’之 qín 音”、“丁声树谜题”	
——为纪念丁声树先生百岁诞辰而作	鲁国尧 420
他的成就泽及中国整个语言学界——纪念丁声树先	
诞生 100 周年	王 宁 440
甘为沧海一滴水——记我国著名语言学家、共产党员	
丁声树	戴 煌 李光茹 林玉树 444
怀念我最敬佩的老师——丁声树先生	梁德曼 461
润物细无声——丁声树先生印象	柳风运 483
一代天才 声树梧梓——纪念语言学大师丁声树先生	
百年诞辰	聂振弢 493
怀念丁声树先生	李 平 506
家学渊源丁声树	杨德堂 515
回忆丁声树先生	劳 翰 520
祭声树九周	关淑庄 524
声树十周年寄语	关淑庄 525
桃李不言 下自成蹊——悼念我的姨夫丁声树	
先生	翟乾祥 526
情志高洁 为人低调——深切怀念哥哥丁声树	丁声俊 534

碧波陵园	关学林 554
丁声树藏书·批校本所见	关学林 564
附录一 丁声树先生生平年表	570
附录二 丁声树先生主要论著目录	577
编后记	579

丁声树同志的学风(代序)*

吕叔湘

声树同志比我年轻,可是在语言研究的道路上他走在我前头。他的第一篇论文《释否定词“弗”“不”》写成在1934年,这篇文章一发表就受到学术界的重视。那一年他才二十五岁,我已经三十岁了,还在教中学。七年之后,1941年,我写《论“毋”与“勿”》,就是受了声树同志那篇文章的启发。

声树同志治学的风格可以归纳为三点。首先,他善于发现问题,也就是有眼光。比如“弗”和“不”这两个字的分别,“何”“曷”“胡”三个字的分别,从前多少学者都没有说清楚。东汉的何休说“‘弗’者‘不’之深也”,算是沾了点边,可究竟怎么个深法,不清楚。至于“何”“曷”“胡”三个字,从前人总是说“‘曷’,‘何’也”,“‘胡’,‘何’也”,好像这三个字毫无分别,可以通用。从前的学者中间也有人目光敏锐,为什么看不出它们的分别呢?我以为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从前人缺少历史观点,以为后世无分别的

* 1983年4月1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机关党委召开“向丁声树同志学习”党员大会,吕叔湘先生在会上作了发言,本文是发言的记录。1989年4月12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举行丁声树先生学术活动追思会,吕叔湘先生又宣读了这篇发言。此文曾发表于《中国语文》1989年第4期。

字,古代也无分别。另一个原因是他们缺少一套语法概念。声树同志能够摆脱这两个缺点,是因为他在北京大学学习,在那里他受到了西方语言学的影响。可是话又说回来,跟他有同样经历的人很多,并非都跟他一样的善于发现问题,这又是为什么呢?这就不能不归结到个人的修养了。

声树同志治学的第二个特点是善于占有材料。这可以拿《说“匠”字音》这篇做例子。这个问题的起因是山西省南部有个地方叫做“匠河镇”,那里边的“匠”字按本地的读音折合普通话的音是 kē,可是《康熙字典》的注音是邬感切,音 ǎn。别的字书都跟《康熙字典》相同,只有《龙龕手鑑》的注音是苦合反,音 kē。究竟是哪个对呢?声树同志从《康熙字典》引用的一条《新唐书》材料入手,引用了从六朝到唐代的文献证明正确的音是 kē。然后又引用了“匠”字的异体“庌”“厝”“𡵓”“𡵔”“𡵕”等字的材料,进一步证明这个字音 kē。三千多字的一篇文章,一共引用了字书、韵书、训诂书十二种,诗文十三家,诗文注音五家,其他书两种,可以说是充分占有材料了。

要能占有材料,首先得熟悉材料;要熟悉材料,得读书。(当然这是指研究古代语言,研究现代语言,除读书外还得观察口语。)声树同志读书之勤是大家都知道的。做研究工作常常要从熟悉材料入手,从材料中发现问题,这叫做读书得间。读书跟翻书不同。在研究过程中当然还需要翻书查材料,但是读书是根底,没有这个根底,光知道翻书,那是不行的。在勤读书这件事情上,我们都要向声树同志学习,尤其是青年同志。我常常看见有些青年同志,找人要题目,拿着题目现翻书找材料,当然效果是不会很

好的。

声树同志治学的第三个特点是善于驾驭材料。他写的文章总是论证周密而又条理分明,读起来不费力气。拿《论诗经中的“何”“曷”“胡”》这篇论文做例子。这篇文章先分节讨论这三个字的用法,每节以一个字为主,看它在《诗经》里是怎么用的,其他二字是否也能这么用。得出结论:“曷”字表何时,并且专指未来时间;“胡”字表示“何故”,“何”和“曷”间或也表示“何故”,但不多;“何”字用于其他场合,即代替名词,修饰名词,表示处所、状态、方法等等。这三个字的分工相当清楚,不是可以随便通用的。

《史通》的作者刘知几说,“史有三长:才,学,识。”我觉得这三个字适用于一切研究工作。能够发现问题是识,能够占有材料是学,能够驾驭材料是才。这样看来,声树同志确实是一个才、学、识兼备的研究工作者。

末了,我要谈一点感想,就是丁声树同志写出来的东西太少了。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感想,凡是了解声树同志的人都有这个感想。我们也曾经劝他多写点,他总是说:写不出什么,写不出什么。事实不是他写不出什么,而是他悬格太高,要能够颠扑不破才肯拿出来。当然,我们反对粗制滥造。可是有声树同志这样修养的人,随便写什么都不会是粗制滥造的。他这样的过分谨慎,就使得我们不能得到很多我们希望得到的东西。这是非常可以惋惜的。

怀念丁声树同志*

季羨林

声树同志研究的范围,我甚少通解,因而不敢赞一辞。但是,对于他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学者,我却是十分敬佩,觉得颇有一些话要说。

在初解放的一段时间内,我住在城内沙滩红楼和翠花胡同,在沙滩一个小饭铺里经常同他在一起吃饭。又有许多机会同他一起开会。他给我的印象是淳朴、诚恳,蔼然儒者气象。后来听许多人讲到,声树同志极俭,而待人极厚;对自己要求极严,处处以最高标准要求自己。这方面的事迹,如果搜集起来,可以写成一本书。他的道德水平达到了很高的境界。在今天社会上道德准则不断滑坡的情况下,他的举动真可以振聋发聩,可以给人以针砭,给人以策励。

作为一个学者,他的著述虽然不算多,但是,据真正的内行说,他的每一篇文章都是千锤百炼的产品,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在这

* 此文是季羨林先生1989年4月12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举行的丁声树先生学术活动追思会的发言,曾在《中国语文》1989年第4期追思会报道中摘要发表,现全文刊发。季羨林先生曾在其自选集《悼·念·忆——另一种回忆录》(2008年6月,华艺出版社出版)中收录。

方面,他对自己要求很严格,对别人要求也同样很严格。在今天学术道德也不见得很令人满意的情况下,他也可以给我们以针砭,给我们以策励。

总之,从为人和为学两个方面来看,声树同志都可以成为我们的楷模。他会永远活在我们心中,我们会永远向他学习。

1989年4月10日

怀念丁声树先生*

周祖谟

丁声树先生卧病多年,终于逝世,这是使人非常悲痛的事。丁先生是我非常敬重的一位朋友。我们都是北大的毕业生。他是1932年毕业,我是1936年毕业。我认识他是在1936年的秋天,我初到南京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工作的时候。当时他给我的印象是亲切笃实。虽然他很有学问,但毫无骄矜之气。以后熟了,同他在一起论学,他一直很谦虚,从来不轻易表示意见。彼此说笑,他爱对我学北京人常说的话:“谁知道呐?”或者说:“可不是嘛。”这已经是五十三年前的事了,那时我们都不到“而立”之年,他长我五岁,回忆往事,音犹在耳。

我跟董同龢和他同在蓝家庄宿舍住,一间房分里外间,他住外间,我同董住在里间。他在生活方面非常俭朴,冬天南京很冷,他坚决不要炉火。他每天很早就起床,吃半磅牛奶就到北极阁办公室去了,晚间十点钟才见他回来。星期日照常如此,很少休息。他

* 此文是周祖谟先生1989年4月12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举行的丁声树先生学术活动追思会的发言,曾在《中国语文》1989年第4期追思会报道中摘要发表,现全文刊发。

爱惜时间,已成习性。平时不大与人闲谈,循规蹈矩,勤勤恳恳,所中同事交谈的时候不肯呼其名,常呼“丁梧梓”,“梧梓”是他的字。有时称为“丁老夫子”。大家对他那谦抑、节俭、好学不倦的精神都十分敬佩。

他发表的文章并不多,可是每篇文章都引证精确,迭出新解,学者无不啧啧称赞。由于他平日蓄积者厚,体悟者深,所以水到渠成,有伦有序,自成佳作。他对方言、音韵、训诂、语法都有很深的造诣,而对训诂尤为精到。

全国解放以后,他到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工作。我在《中国语文》编辑会上还不断同他晤面,他总是那样言语温和,不失为学长的风度。他对工作认真负责,汲汲不息,对后进诚恳指导,不遗余力,有口皆碑。如今他不幸逝世是中国语言学界的一大损失,很多人失去了良师益友,使人格外怀念。他的高尚的道德情操将永远为人所崇敬,永远是人们学习的榜样。

志节高尚,学术精深*

刘大年

丁声树同志是我非常尊敬的学者之一。对于他的为人治学,我的脑海里一直萦回着这样几个字:志节高尚,学术精深。我对语言学没有研究,但有兴趣。1954年至1955年中国科学院筹备成立学部,1955年举行的汉语规范化会议和第二年的青岛学术讨论会,我都是参加者,知道一些当时语言学界的情况。说他志节高尚,学术精深,是我在那个过程中亲切感受到和实际了解到的,并非一句套语。

丁声树同志拒绝到台湾去,积极参加新中国的语言学工作,60年代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追求的是什么?古人讲“淡泊明志”,我们口头有时也讲某某人“热衷”,也就是说急切追求个人的名誉地位。丁声树同志一辈子淡泊为怀,以至淡泊到了忘记自己的程度,一辈子不知道“热衷”为何物,尽管在辞书里他对这个词作过准确的解释。从长期的实践来看,他所奋力追求的,只有国家民族的学术繁荣、人民的需要、人民的利益。他加入共产党,无非是确

* 此文是刘大年先生1989年4月12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举行的丁声树先生学术活动追思会的发言,曾在《中国语文》1989年第4期追思会报道中摘要发表,现全文刊发。

信共产党是为人民谋福利而不是为少数人谋私利的,党所从事的是正义的事业,所以他要求加入到这个行列中去,为自己的信念和目标而奋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这句话现在没有人讲了,不但没有人讲了,在一些人的心目中,直至堂而皇之的议论中,差不多认为这句话应该改成“毫不利人,专门利己”。这是社会现实生活中的一股浊流。丁声树同志和一切有爱国心、有正义感的人的信念和努力表现了我们这个民族的浩然正气。浊流终究是要为社会生活前进的主流所冲决荡涤以去的。我想我们对此应该有信心。

前面说到了1955年汉语规范化讨论会。那次会上许多与会者提出请当时主持中宣部常务、热心语言学、也分管语言学工作的胡乔木同志作个报告。我负责去联系。乔木开头不答应,后来他要求请丁声树、王力两位先就会上提出的问题同他进行一次讨论,然后再去作报告。这次在中南海进行的讨论中,胡乔木同志仔细听取和询问了丁、王两位的意见。那次汉语规范化会议是建国以后举行的一次重要的语言学讨论会,苏联汉学家鄂山荫、郭路特等也应邀来参加。据我所知,会议对推进汉语规范化是起了作用的。我不知道现在语言学界对乔木的报告怎么评价。我提起这件事,多少也说明丁声树这位学者在语言学界所受到的推崇。社会科学院最近几年去世的我最熟悉的非历史学门类的学者中,可以同丁声树同志比美的另一位是孙冶芳同志。他们的经历不一样,他们的特点相同:品德高尚,学术造诣精深。他们都为人民做了很多好事,很有建树。他们真正是我们应当效法的榜样。丁声树和孙冶芳这两个名字,是社会科学院的光荣名字,也是社会科学界的光荣名字。让我们永远记住他们的名字。